

「昌平，作為神父是一件美麗又偉大的事。」

木村昌平神父於2003年5月31日由蔡浩偉主教按立為主業會司鐸。他談及自己皈依的故事。

2009年12月22日

昌平是木村家的長子。他名字的意思是「山林村莊來的詳和之人」。他母親在他八歲時信奉天主教。四年後，

昌平也領受了洗禮。2003年5月，他的父親及親友從日本前赴羅馬出席他的援予聖秩禮，同行還有堂區司鐸井上神父(Fr. Inoue)和茨木堂區(Ibaragi Parish)的信友。

以下我們引述他於2003年接受聖職授予後訪談時的節錄。

* * * * *

「當我得知茨木堂區的信友出席了我的授予聖秩禮時，我非常感動。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時，茨木區有很多地下天主教徒被迫害。我想如果我說我的基督徒聖召有部份應該歸功於他們時，這並非誇大其詞。」你能否告訴我們，甚麼事情曾影響你走聖召的道路？

我十二歲時受洗，這該歸功於很多人，首先是我的父母。我的母親比我早四年皈依天主教，她勤唸玫瑰經，我記得她對Guadalupe聖母有很多虔

誠敬禮。她也請來一位神父來給我上教理課。

我父親是一個熱愛自由的非凡人物。他雖然沒有宗教信仰，並且對我的皈依也不甚高興，但他卻時常在一些親友面前為我的自由辯護，因為他們視我的皈依為一種背叛。我的皈依是一件嚴重的事，尤其甚者我是家中的長子。然而，父親始終支持我：「由他去吧，如果他想受洗，他必會接受洗禮。」他這份對自由的欽敬是重要的因素。**對你學習教理的歲月，你記得些什麼嗎？**

堂區司鐸，聖母聖心會 (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) 的 Gustaf Banbael de Scheut 神父，每星期六都會來我家給我講授教理。要是他不能來，一些我在堂區見過的修女們便會過來。以日本這國家的距離而言，堂區離我家算是很遠，他們在那三年間的不斷的

堅持就更毫不簡單。我將永遠都感激他們。

十三歲時，我家遷到大阪的另一處。我在那裡認識了一位慈幼會司鐸，JosefHeribar神父。他是一個安詳又慈愛的人，整個人都散發着平和之氣。我清楚地記得這位比利時籍神父，因為他曾幫助我很多並給我寶貴的意見。有一次，他送我一本書，這本書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藉它發現了我的專業使命——成為教師。

此書是聖人JohnBosco（鮑思高）的傳記。它激發我要虔誠，更重要的是它鼓勵我獻身教育事業，這也是我在往後的日子於大學裏選修西洋哲學的原因。我就在大學裏通過一位朋友認識了主業會，並看到天主在召叫我加入主業會。**在那些年頭，有甚麼事情給你最深刻的印象？**

日本有許多稱得上是聖德典範的司鐸，他們給了我最深刻的印象，因為他們在艱苦的情況下工作。Banbael

神父也不例外。我也見過其他像他一樣的神父。他們不催迫我，也不執意要我往甚麼方向前進；相反的，我自覺是被吸引着。這就是我說他們是聖人的原因：他們是愛與犧牲的芳表；這芳表深深地吸引着我。**你的親朋戚友如何接受你要接受聖秩職務的消息？**

大體上還好，因為在日本，投身服務他人的職業是很受人尊敬的；例如教師。我收到三位朋友的祝賀信，一位是天主教徒，其他兩位是自由思想者。他們明白我所做的是為服務他人，因為一位好的司鐸不為自己保留甚麼。基督就是我們的模範。

除此之外，我真高興我的父親出席了我聖秩授予禮；我沒想過到他會出席。我也感激我的弟妹排除萬難地成行。在日本，要休假是很艱難的，你必須補償所丟失的每一分鐘。

你也可以想像，我們都惦念着母親的臨在。她於十年前逝世。她渴望我成

為司鐸，也為此祈禱。她讓我完全自由地決定我想做的是什麼，但是我記得她很多時會對我說：「昌平，作為一個神父是件美麗又偉大的事。」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
chang-ping-zuo-wei-shen-fu-shi-jian-
mei-li-you-wei-da-de-shi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chang-ping-zuo-wei-shen-fu-shi-jian-mei-li-you-wei-da-de-shi/) (2026年2月22
日)